

## 魏晋时期“完成”义范畴探微

## ——以《搜神记》为例

宋禹璇

(厦门大学 人文学院 福建 厦门 361000)

**摘要:** 语言与社会文化关系密切,从语义的角度探索一个时期的语言特点,对于了解该时期的历史文化及经济社会等均具有一定的帮助。文章以魏晋南北朝时期最具代表性的志怪小说《搜神记》为研究对象,从词法和句法两个方面着手,分析其中的“完成”义的隐形范畴表达和显性范畴表达,并概括其表现特点,进而为魏晋时期其他著作的此类现象的研究提供一种参考。

**关键词:** 魏晋时期 《搜神记》;“完成”义;表达方式

**中图分类号:** H141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673-3118(2019)07-0030-08

穆克宏在《魏晋南北朝文学史料述略》一书中曾提到:“魏晋南北朝小说,从内容上大致可以分为志怪小说和志人小说两类,志怪小说约百种,以《搜神记》为代表;志人小说数量不多,以《世说新语》为代表。”<sup>[1]</sup>由此可见,晋人干宝所撰写的《搜神记》是魏晋南北朝时期最具代表性的志怪小说,书中记述了大量的民间故事和神话传说。因此,小说语言多来源于生活,故其口语色彩较为浓厚,在一定程度上,展现了魏晋南北朝时期语言面貌与话语形态,所以引起了语言学界的重视,同时也给这一时期的语言研究提供了极其重要的原始语料,具有较高的研究价值。作为魏晋南北朝时期重要的研究语料,目前学界对《搜神记》的语言研究主要集中在对其中的某一语素、某一词类或某一句式的研究上。

就“完成”义而言,帅志嵩的《中古汉语“完成”语义范畴研究》<sup>[2]</sup>是从词汇-语义这一界面出发,以动词为研究的核心,通过两个层面、三个角度就中古时期的“完成”语义的表现形式进行了总结,同时又通过四层结构、三级体系就中古汉语“完成”语义的表达体系进行了概括,为中古时期这一语言发展变化承前启后时期的语言研究开拓了新思路,也为对同时期专著的语言研究建立了一个可供参考的范式。

本文选择一个时期的一部文献作为研究对象,即以魏晋南北朝时期最具代表性的志怪小说《搜神记》作为考察对象,在对书中的“完成”义范畴的表达进行“穷尽式”调查的基础上,从语义角度出发,进行系统的、具体的描述,并对此书中“完成”义范畴的表达进行归纳与总结,管中窥豹,进而揭示魏晋时期的此类现象及其相关的语言特点。文章将从隐性表达和显性表达两个方面着手,通过分析词法层面的“完成”义表达和句法层面的“完成”义表达,概括“完成”义范畴表达的规律性特征,进而为研究同时期或同种类的其他著作的相关研究提供一些参考。《搜神记》“完成”义范畴的探微,对认识《搜神记》的语言特点、魏晋时期的“完成”义范畴、“完成”义范畴的历史发展等都具有一定的价值。

### 一、“完成”义概述

#### (一)“完成”义的概念

“完成”义是一种特殊的语义表达,因此,它既具备语义的一般表现方式,也具备因其是一种特殊的语

收稿日期:2019-05-20

作者简介:宋禹璇(1995—),女,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音韵学,汉语史。

义表达而产生的独特的表现方式。文中所要归纳的“完成”义既包括广义的语义也包括狭义的语义。这里,对于狭义的“完成”义,笔者解释为“按照预期的目的结束”;而对广义的“完成”义的界定,采用帅志嵩在《中古汉语“完成”语义范畴研究》<sup>[3]</sup>一书中的概括:动作或过程的完毕、结果的实现、状态的转换等。

## (二)“完成”义的范畴

詹人凤先生在《现代汉语语义学》<sup>[4]</sup>一书中提出:语义根据结构的组成和功能分为句群义、句义、短语义、词义和语素义五个层次(平面或层级)。句群由句子组成,句子又是由词或者短语组成,而词可以是由语素构成的。所以,可以说在研究句群时离不开句子、短语、词和语素,它们是一个系统。因此,语义如果发生变化,那么作为一个系统的句义、短语义、词义和语素义中的某一层或几个层次也会随之变化。这也就意味着研究语义的发展情况和变化规律必须要在一个系统内进行。

“完成”义作为一种特殊的语义表达,不存在一个句群整体都表达“完成”语义,因为在交际时总是一句一句地表达出来,同时每个句子之间又有着一定逻辑关系,所以不存在“完成”义句群。

“语素义”也不作为文章的研究范畴。语素本身可以是词,这种语素称之为成词语素,但是还有一部分语素不能够独立使用,即不成词语素,它们必须和其他语素一起组成一个词,而组成词的语素义就发生了变化,同时单一语素义也不能直接作用于一个句义。因此,这就使“语素义”产生了模糊性,那么表达“完成”义的语素也就很难区分与界定。

综上所述,本文在研究“完成”语义时,从“隐性”和“显性”两个对立的角度出发,把能够表达“完成”义的词、短语、句子划归到词法和句法两个层面中,进而讨论和概括《搜神记》“完成”义的表达。

## (三)“完成”义的性质

表达“完成”的语义的词、短语或者句子,应该具备时间性。这里所说的时间性主要针对句法层面的“完成”义表达。时间性的“时间”是指过去、现在和将来三个无界的时间概念。但是在句子中可以通过语境或是某一个词使得无界的时间变得有界。表达“完成”义必定具有时间性,这里的“时间”通常是过去的时间,只要句子里包含表示过去时间的成分,那么句子的动作或事物就一定在规定的时间内“完成”。因此,能够表达“完成”义的句子应具备时间性。

## 二、“完成”义的隐性表达

“隐性范畴”这一理论思想最早是由美国著名的人类学家沃尔夫(Whorf)提出的。他提出的这一理论思想,被功能语言学派的代表人物韩礼德(Halliday)称为是“20世纪语言学的主要贡献之一”。

关于什么是“隐性范畴”,黄国文、丁建新在《沃尔夫论隐性范畴》<sup>[5]</sup>一文中提出:隐性范畴指的是在一般情况下并不出现词素标记的语法范畴,它具有暗藏、抽象的本质,却在很大程度上是意义之所在。从这一角度出发,笔者认为,本身不具有“完成”语义的词放到句子中,不具有“完成”语义的句子放到语篇中,有时还需要借助相关动作或语境的配合,那么词和句子就可以表达“完成”语义了。

借助“隐性范畴”相关理论,本文主要从词法层面和句法层面出发,分析与归纳《搜神记》“完成”义的隐性表达。

### (一)词法层面

词法层面的“完成”义隐性表达主要分为两种:一种是谓词性成分,一种是副词性成分。

1. 谓词性成分。谓词性成分主要包括动词性成分和形容词性成分。它们的语义对一个句子的语义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同样,句义的表达和句中动词性成分的语义有着密不可分的联系。因此,“完成”义隐性表达中的谓词性成分,虽然它们本来不具有“完成”的语义,但是事情或动作因为某一谓词性成分出现在这一句子中而向“完成”义转变。在《搜神记》中,主要有以下几种类型的谓词性成分。

第一,表示不存在或消失的动词性成分。在《搜神记》中,典型的表示不存在或消失的动词性成分主要有:死、亡、崩、薨、卒、诛、毙、没、灭、绝、斩、失,共12个。例如:

(1)侯劬之,得大蛇数丈,死于门外。(卷二·三十二)

(2)南阳贾偶,字文合,得病而亡。(卷十五·三六一)

- (3)到六年,灵帝崩。(卷六·一六三)  
(4)至六月九日未明,太尉杨秉暴薨。(卷三·五十二)  
(5)一夕,饮醉,无病而卒。(卷四·九十一)  
(6)敞表寿:“常律杀人,不至足诛。”(卷十六·三八四)  
(7)忽有大龟浮于江,至劭子城东南隅而毙。(卷十三·三二五)  
(8)飘飘渐高,有顷而没。(卷八·二三五)  
(9)是日大火,有云从东起,须臾大雨,火遂灭。(卷二·三十三)  
(10)即聚烧之,其怪遂绝。(卷十八·四一三)  
(11)今吴寇当平,汝方表斩张华。(卷九·二四八)  
(12)厥妖之作,以谴失正,各象其类。(卷六·一四七)

例(1) - (12)中的“死、亡、崩、薨、卒、诛、毙、没、灭、绝、斩、失”都表示不存在或消失的意义。它们虽然不直接表示“完成”的语义,但是它们所在的句子中因为他们的出现而终止了前一动作或事情的继续发生,所以具有[+已然]的语义特征。因此可以说,它们间接表达了“完成”的语义。在《搜神记》中,最为常用的是“死”。

需要注意的是,上述涉及的动词性成分中,在《搜神记》里还出现了两个动词性成分连用的情况,例如:

- (13)宾客止宿,辄有死亡。(卷十六·三九八)  
(14)邻人卒亡,父怒,使往吊之。(卷五·九十九)

例(13)中的“死亡”和例(14)中的“卒亡”通过结合语境和句义发现,这种动词性成分的连用与单一动词性成分的意义并无差异,只是音节的数量不同。而且,在《搜神记》里,“斩”和“失”在用法上,与“死、亡、崩、薨、卒、诛、毙、没、灭、绝”有一个不同之处,那就是“斩”和“失”后面必须加宾语,而“死、亡、崩、薨、卒、诛、毙、没、灭、绝”后面可以加宾语也可以不加宾语。

第二,表示生病或病愈的动词性成分。在《搜神记》中,典型的表示病愈的动词性成分主要有:笃、愈、差、痊,共4个。例如:

- (15)不幸疾笃,死在旦夕。(卷五·九十八)  
(16)母目豁然即开,于此遂愈。(卷十一·二八一)  
(17)豫章有戴氏女,久病不差。(卷四·九十)  
(18)疾痊,当有报。(卷二十·四四九)

例(15) - (18)中的“笃、愈、差、痊”都表示生病或病愈的意义。其中,“笃”有“病情严重”的意思,翻译成“(病)加重”,因为这一动作是在前一个动作完成或事情结束的前提下,即在“生病”的前提下产生了这种变化;而“病愈”这一动作,同样也是在“生病”的前提下产生了这样的改变。这两种都具有[+已然]的语义特征,这种状态的转换也间接地表达了“完成”义的语义范畴。多数情况下,这些语素在《搜神记》中表达“完成”语义时不加宾语。

第三,表示一种状态的形容词性成分。在《搜神记》中,典型的表示一种状态的形容词性成分主要有:醉、饱、溢、枯,共4个。例如:

- (19)其后饮酒过多,醉而形露,但得老狗。(卷十八·四三三)  
(20)甘子正熟,三人共食,致饱,乃怀二枚。(卷十七·四一一)  
(21)江海涌溢,平地水深八尺。(卷六·一七四)  
(22)凡枯断复起,皆废而复兴之象也。(卷六·一三三)

例(19) - (22)中的“醉、饱、溢、枯”都表示事物所呈现出的一种状态,这种状态虽然是静止的,语义特征是[+静态]。但是随着时间的推移,以前的状态发生改变,变成了“醉、饱、溢、枯”的状态,语义特征也变为[+结果性]。因此,在上述例句中,“醉、饱、溢、枯”便显出了状态变化后的结果,从而实现了“完成”

语义的表达。

2. 副词性成分。附着在动词前的单一副词可以用来表达“完成”义。虽然这些副词本身不具有“完成”的语义,但是它们都属于范围义副词,而且存在于该句中时,在语境的作用下,都可以表示某一事情或动作已经完成或实现。在《搜神记》中,典型的范围义副词主要有:皆、尽、俱、悉,共4个。例如:

(23) 东汉时,到洛阳,见公卿数十处,皆持斗酒片脯候之。(卷一·十八)

(24) 乃嗽口中饭,尽变大蜂数百。(卷一·二十五)

(25) 又俱梦蒋侯亲来降己。(卷五·九十四)

(26) 彦思俱屋坏,大小悉退出。(卷十九·四〇五)

例(23) - (26)中的“皆、尽、俱、悉”都表示“都”的意思,它们在句子中被放在动词的前面,语义上就有了“已经……了”的意味,因此也就间接地表示事件已经实现或完成。需要注意的是,“皆”的后面如果是名词性成分,就无法间接表达“完成”的语义;同时,“俱”如果在句中构成“A与B俱+动词”的形式,如“娥遂与黑俱归”(卷十五·三六二),那么“俱”则表示“一起”的意思,因此也无法间接表达“完成”的语义。

## (二) 句法层面

“完成”语义的表达不仅可以在词法层面中实现,在句法层面也可以实现“完成”义的表达。句法层面的“完成”义隐性表达主要分为三种:一种是处置式,一种是被动句,还有一种是连动句。

1. 处置式。吴福祥在《再论处置式的来源》<sup>[6]</sup>一文中认为存在“以”字参与的广义处置式,所以这里把“以”字句所表达的“完成”义句式称之为处置式。

“以”字句可以说是把字句的前身,许多上古、中古时期的文献中会用“以+动宾结构”来表示“把……(某一东西)用来(干什么)”的语义。这种语义能够抽象出来表达“完成”的语义。在《搜神记》中,可以看到“以+动宾结构”这种句式。例如:

(27) 能出入无色烟,久则以(之)教封子。(卷一·四)

(28) 妇以金瓿、麝香囊与婿别,涕泣而分。(卷四·七十六)

(29) 燃之以照书生,乃一斑狐。(卷十八·四二一)

例(27) - (29)中的“以+动宾结构”都表示“把……(某一东西)[用来](做什么)”的语义,因此,只要这个“东西”实现了“把”,即“把+某一东西”成立,那么“把”后面的这一动作(做什么)就可以说是完成或实现了。比如,例(29)中,可以翻译成“把木头点燃(点燃的木头用来)照书生”。笔者还发现,表达“完成”义的“把字句”不需要考虑语境问题,任何语境都能够表达“完成”的语义;而且,“把”后面的动作(干什么)无论是具有[+持续]语义特征的动词还是[-持续]语义特征的动词,都不会影响“完成”义的表达,因为“完成”义早在“把+某一东西”一句实现了。“把+某一东西”一句具备[+已然]的语义特征

2. 被动句。被动句可以用来表示“(某人)遭受(蒙受/承受)了……(某事/某一动作)”的语义,这种语义也能够抽象出来表达“完成”的语义。在《搜神记》中,典型的被动句式有:“被+动词性成分”“为……”和“为……所……”。例如:

(30) 自后杨骏被诛,太后幽死,杨柳之应也。(卷七·一九一)

(31) 妻怒,不省,自沐,夜半反被害。(卷三·六十五)

(32) 自后盗贼日甚,莽竟被杀。(卷十二·三〇四)

(33) 碎侯出行,见大蛇,被伤中断。(卷二十·四五三)

(34) 遂被囚系拷讯。(卷三·六十五)

(35) 隆后至江边伐荻,为大蛇盘绕。(卷二十·四五八)

(36) 宠遂北征,军败于坛丘,为徐龛所杀。(卷九·二五〇)

以上例句可以看出,表被动的“被+动词性成分”中的“动词性成分”可以是单音节动词,如例(30) - (33);但是也可以是非单音节的动词,如例(34)。除此之外,还有两种固定句式:一种是“为……”,如例

(35);另一种是“为……所……”,如例(36)。“被”有“遭受、蒙受、承受”之意,那么上面表示被动的句式就可以理解为“(某人)遭受(蒙受/承受)了……(某事/某一动作)”。和处置式同理,笔者发现只要“某人”遭受了“某事/某一动作”,那么“某事/某一动作”就会因为“某人”的承受而得以实现或完成。比如,例(31)中,可以把它翻译为“(妻子)遭受了杀死(这一动作结果)”。此外,表达“完成”义的“被动句”不需要考虑语境问题,任何语境都能够表达“完成”的语义。

3. 连动句。连动句,顾名思义,就是两个或两个以上的动词或动词短语连用的句子。然而,并不是所有的连动句都可以间接地表达“完成”义,只有符合时间顺序的两个动词或动词短语且符合后一动作发生时前一动作已经结束的情形时,才可以表达“完成”的语义。例如:

(37) 取薪而生顷公于野,又不敢举也。(卷十四·三四五)

(38) 从取三升饮之,病自当去。(卷三·五十八)

从上面的例句可以看出,连动句的表达方式大多数是用“而”来并列连接,且在语义上符合两个动词或动词短语在时间概念上是先后发生的,同时,后一个动作是在前一个动作实现或完成后才进行的,他们不能互换位置。因为时间顺序的关系,前一个动词或动词短语表达的就是已经实现或完成的动作,从而也就表达了“完成”的语义。需要说明的是,影响连动句表达“完成”语义的因素主要是时间因素。

综上所述,无论是哪一层面,“完成”义特征都是[+已然]或是体现[+结果性]的语义特征。

### 三、“完成”义的显性表达

与隐性范畴相对应,显性范畴就是能够通过某一词素直接来表达想要表达的语义范畴,它具有显像、具体的本质特点。从这一角度入手,可以把那些能够直接表达“完成”语义的词或句子划归到这一表达类型中。因为这一层面具有显像、具体的特点,而且不需要借助语境,所以把这种表达方式称之为显性表达。

这里依然从词法层面和句法层面出发,分析与归纳《搜神记》“完成”义的显性表达。

#### (一) 词法层面

词法层面的“完成”义显性表达主要分为两种:一种是谓词性成分,一种是副词性成分。

1. 动词性成分。在《搜神记》中,直接表达“完成”语义的动词性成分主要有:毕、已、讫、竟等,这一类动词性成分通常称之为完成动词。如:

(39) 礼毕,二弟求分。(卷十一·二八三)

(40) 语未竟,鬼在前,大贤便逆捉其腰。(卷十八·四二六)

(41) 缙讫,女与客俱仙去,莫知所如。(卷一·二十七)

例(39) - (41)中的“毕、竟、讫”等直接表达了“完成”的语义。通过考察《搜神记》发现,“毕”在表达“完成”义时使用的频率最高。同时,这一类动词性成分在使用时多数情况下后面不加宾语,即主要以主谓结构(SV)的形式出现,因此它们更直观地显示某一动作的完成。

2. 副词性成分。副词也可以直接表达“完成”的语义,其中表示过去时间的副词表达“完成”义最为常见,主要有:尝、曾、既等。如:

(42) 尝在曹公座,公笑顾众宾。(卷一·二一)

(43) 先世曾伐大树,得大蛇杀之。(卷三·六十三)

(44) 于是业用既展,病者亦无恙。(卷三·五十八)

例(42) - (44)中的“尝、曾、既”一类表示过去时间的副词,由于时间上已经属于过去,那么这一时间下的事件或者动作也就结束了,所以,“尝、曾、既”等都能够直观地显示某一动作的完成。需要注意的是,“尝、曾、既”后面的动作的语义特征无论是[+持续]的还是[-持续]的,都不会影响“完成”语义的表达,因为这时影响“完成”义表达的关键的因素就是时间因素。

#### (二) 句法层面

句法层面主要是对动结式和动趋式进行讨论。

1. 动结式。动结式,即“V+结果补语”的形式。动结式是动补结构的一个分支,也有学者把动补结

构称为“使成式”。王力先生认为,使成式产生于汉代,逐渐扩展于南北朝,普遍应用于唐代;吴福祥先生根据补语的语义指向将动补结构分为指动、指施、指受三种类型,认为指动补语产生最早,是在东汉时期,指受补语产生时间次之(南北朝),指施补语出现最晚(宋代)。因此,这种形式能够出现在魏晋时期的文献中表达“完成”义,例如:

- (45) 既行刑已,其血青黄。(卷十一·二九〇)
- (46) 言讫,又复哀泣。(卷十五·三五九)
- (47) 共持面饭至,索其酒饮,饮竟而去。(卷十六·三九一)

在动结式中,用来充当结果补语的一般为表达“完成”义的动词性成分,如例(45)中的“已”、例(46)中的“讫”和例(47)中的“竟”,语义特征上直接能够表达[+完成]的语义,因此,整个句式就产生了[+结果性]的语义特征。由于结果补语通常是表“完成”义的动词性成分,所以它不会改变前一动词的语义特征。

2. 动趋式。动趋式,即“V+趋向补语”的形式,这种形式在形式上和动结式有一定的相似性,因此也能够表达“完成”义,例如:

- (48) 俄尔信纯醒来,见犬已死,遍身毛湿。(卷二十·四五七)
- (49) 今兴起宫室,而鹊来巢,此宫室未成,身不得居之象也。(卷六·一〇三)

在动趋式中,趋向补语改变前一动词的语义特征,因此使本来不具备[+结果性]的动词性成分产生了“完成”的语义,所以整个句式也就能够表达“完成”义。

需要说明的是,“起”虽然也可以看作是不及物动词的使动用法,但魏晋时期不及物动词的使动用法这一现象已经开始衰退,而且此处把“起”当作趋向补语来解释,在语义上也通顺。因此,这里笔者把“起”按照趋向动词作补语来处理。

综上所述,“完成”义的显性表达都能够在不考虑语境问题的情况下直观的、显像地表达“完成”语义。需要说明的是,动结式和动趋式,虽然语义与形式相似,但是区分它们的关键因素就在于能否改变前一动词的语义特征。

四、结语

本文以《搜神记》为语料,采用了“穷尽式”的调查方法,围绕“完成”义陈述性和时间性的特点,从两个层面——词法层面和句法层面对“完成”语义的隐性表达和显性表达进行了归纳和总结。如表1-3:

表1 《搜神记》“完成”义数量统计

	隐性表达	显性表达
数量	1754	674

表2 《搜神记》“完成”义隐性表达数量统计

层面类型	具体类型	数量	小计
词法层面	动词性成分	550	843
	形容词性成分	41	
	副词性成分	252	
句法层面	处置式	461	11
	被动句	34	
	连动句	416	

表3 《搜神记》“完成”义显性表达数量统计

层面类型	具体类型	数量	小计
词法层面	动词性成分	164	297
	副词性成分	133	
句法层面	动结式	226	377
	动趋式	151	

通过以上三张表格可以得知,《搜神记》中“完成”义的隐性表达数量占有很大优势,而且无论在隐性表达还是显性表达中,句法层面的“完成”义表达都占有一定优势。

在“完成”义的隐性表达中,词法层面,大多数的“完成”义动词性成分表达的是一个转变的过程,而且大多的表达“完成”义的动词性成分都具有不及物性,只有少数的动词性成分兼有及物性和不及物性,因此,它们所在的句子多是主谓结构,而语义上多表达[+已然]的特性;形容词性成分因为和动词性成分合称为谓词性成分,因此,“完成”义形容词成分表达的也是一个转变的过程,语义上表达[+结果性]的特性,以上两种成分都不需要借助语境。表达“完成”义的副词成分和谓词性成分最大的不同之处在于,副词性成分时常需要借助语境来表达“完成”的语义。句法层面,三种句式都能够间接表达动作或者过程的完毕,但是三种句式中,只有连动句需要借助语境来表达“完成”的语义,因为它和时间性有关。

在“完成”义的显性表达中,词法层面,和“完成”义隐性表达一样,大多的表达“完成”义的动词性成分都具有不及物性,而且这一层面下的表达“完成”义的动词性成分和副词性成分都不需要考虑语境问题;句法层面,无论是动结式还是动趋式,都和语境无关。虽然它们在形式和语义上有相似性,但是动结式的补语不会改变动词的语义特征,而动趋式的趋向补语会改变动词的语义特征。

#### 参考文献:

- [1] 穆克宏. 魏晋南北朝文学史料述略[M]. 北京: 中华书局, 1997: 202.
- [2] [3] 帅志嵩. 中古汉语“完成”语义范畴研究[M]. 北京: 商务印书馆, 2014: 18-68, 12-14.
- [4] 詹人凤. 现代汉语语义学[M]. 北京: 商务印书馆, 1997: 3.
- [5] 黄国文, 丁建新. 沃尔夫论隐性范畴[J]. 外语教学与研究, 2001(4): 299-320.
- [6] 吴福祥. 再论处置式的来源[J]. 语言研究, 2003(3): 1-14.

## A Probe into “Perfective” Meaning in Wei and Jin Dynasties: A Case Study on *Soushenji*

SONG Yu - xuan

(College of Humanities , Xiamen University , College of Humanities , Xiamen 361000 , China)

**Abstract:** It is helpful to understand the historical culture and economic society of a specific period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semantics , because of the close relationship between language and social culture. This paper analyzes the expression of implicit category and explicit category about perfective meanings and summarizes its performance characteristics from the lexical and syntactic aspects based on *Soushenji* , the most representative weird fiction in the period of Wei and Jin Dynasties. It provides a reference for the study of this kind of phenomenon in other works of Wei and Jin Dynasties.

**Key Words:** Wei and Jin Dynasties; *Soushenji*; “perfective” meaning; means of expression

责任编辑: 陈坤

( 上接 29 页)

## An Analysis of Audio – visual Language and Themes in the Works of Angelopoulos

LANG Bin ,YANG Liu

(School of Literature and Media , Chizhou University , Chizhou 247000 , China)

**Abstract:** By using the methods of text analysis and narrative analysis , this paper studies the works of director Angelopoulos , interprets the audio – visual language of his films , and probes into its philosophical connotation of the themes. It is found that Director Angelopoulos shows the themes of history , search and loneliness through the poetic expression of long lens , music , light and shadow composition. His works are rooted in the thick history of the Greek nation , show the individual fate of the Greek people after the vicissitudes of life and infiltrate a strong cultural heritage and humanistic care.

**Key Words:** Angelopoulos; audio – visual language; themes

责任编辑: 陈坤